

蔡菜的第一次开放麦（尴尬文字版）

原创 蔡菜caicai 沙漏狗shallowdog 2021-08-16
22:14

蔡菜的第一次开放麦：关于故乡

caicai's first sit-down comedy : About Hometown and other bullshit

2021.6 at F Space, Beijing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开放麦还要有主题，看看台下的各位，这不是难为人吗？今天的主题是我的故乡，但在聊这个事儿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对我来讲意义重大的真实故事：

我之前和男友租住在北京朝阳区某三居室的主卧，住在卫生间旁次卧的，是一位脾气暴躁的女士，她精神衰弱，还有洁癖，因为睡觉时听不得流水声，所以规定，半夜十二点后禁止洗漱。

某天，我和这位男友临时起意想做爱，可十二点已过他还没洗澡，我说算了，但他说得干。五分钟后，男友回到床上，说几把洗了，厨房洗的。

那位暴躁的女士得到了清静，但不会想知道其代价，“生活就是这样，”男友是这样总结的，“你总会以更糟糕的方式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我知道这个开场方式有点突兀，但这个故事已经成为了我诸多人生经历的对照。是的，我总会以更糟糕的方式得到想要的东西。相信我，你也会这样，你的人生不会太坏，因为你还是会得到些什么，但那不意味着变好，因为以你狭窄的视野和理解能力，不会知道事物背后的运作机制——我的意思是，谁也想不到会有人在自己的厨房水槽里洗几把，对吧？

我叫蔡菜，今年2X岁，我籍贯河南，一个曾经最不受互联网喜欢的地方，虽然现在大家素质都好像挺高的，但几年前那些井盖儿梗可是漫天传播呢。但我得说，当河南人挺好的，真的，既然你觉得我连井盖儿都能偷，那就意味着你真的无法在任何事情上苛责我了。

但说真的，我觉得来自河南怎么也比来自东北强吧——操了本来想消解一下地域歧视但怎么好像越来越糟糕了——我的意思是，我的母亲就是从东北大庆移民来的，如果说我们河南人的命运主旋律是致富，喜欢偷工业制品，那么东北人的命运主旋律就是吃饱，毕竟他们连农产品都偷，which sounds even worse。

但这都是一些悲伤的历史遗留问题，据我妈说，他们小时候在东北，不论是生存条件还是文娱生活都非常贫瘠，所以导致直到现在她对于食物的饱腹感都非常痴迷和执着。东北美食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顶，什么豆角、土豆、炖鸡、贴饼子，他们喜欢丰盛，虽然他们丰盛的本质就是淀粉的各种形态。

对了，他们还追求品类上的丰富，一种应有尽有的感觉嘛，东北人会极尽自由组合的数学算法，用猪肉、白菜、豇豆、韭菜等一系列乏善可陈的本地农产品，合成出多达七八种的饺子馅料，只能说，nice try，很悲壮的尝试。后来呢，饺子流传到了辽宁大连，一个相对南方、靠海、大自然馈赠较为丰厚的地方，大连人不知道是出于恶作剧还是嘲讽，把最便宜的鲅鱼也包进了饺子，想看看东三省的反应，你猜怎么着，我妈果然爱吃，并声称那是饺子中的珍馐。

必须说明一下，上面那个鲅鱼饺子的来由是我臆想出来的，连辽宁算不算东三省我都不想查，我说过了，我是河南人，别苛责我。

我籍贯在河南，但由于父母来北京闯荡，因此我生于北京，具体说是北京房山，房山真的是一个很微妙的地方，薛定谔之城，对于外地人来说，我属于北京这个大概概念，至少可以淡然地吞咽豆汁儿而不被认为是异食癖，或者从容地使用儿化音而不被认为是在用反串的方式发泄愤怒的外地人。但对于把郊区都刨出北京范畴的老北京来说，我相当于一个不带来任何文化冲击的外地人。

至于为啥我明明是外地人但却不带来任何的文化冲击？老北京没想过。

所以我觉得我的身份认同应该是泛北京人，Pan-Beijing Identity。

总之，我来自河南，但生于房山，我的父辈费了老大劲才让我生在北京，但没想到房山就相当于北京的河南。

在座的各位可能都不太了解房山，我们房山，顾名思义，确实有很多山，但没有一座是名胜风景区，直到有一天，我母亲指着其中一座跟其他座没什么不同的山告诉我，这个山有典故，我顿时感到非常欣喜，一是因为我没有想到竟然有一个典故会被分配到我们房山，二是我认为典故都是古人编的，我没想到有一个古人能不靠现代的交通工具从紫禁城周边走到我们房山。

于是我问，那是什么典故，我妈说，你有没有看到那片绿色的树中间有一道褐色的土路流下来然后分成了好几道，我说看到了怎么了，我妈说，传说杨门女将穆桂英曾在那座山上与敌人浴血鏖战，我问这跟那道褐色有什么关系难道那是穆桂英最后牺牲的地方，like 穆家坟 or something，我妈说不是的，穆桂英打到一半突然憋不住了于是在山上撒了泡野尿，完了她尿过的地方就再也不长树了，我说 emmm, that's impressive。

我一直都怀疑这个典故是一个恶趣味城里人 —— 对，我们房山人统一称四九城北京人为城里人 —— 编出来羞辱房山的恶作剧，他就想看看会不会真的有一天，一个房山母亲会把这个故事当成文化自信和历史悠久的凭证讲给自己的孩子听，那个城里人，看到了吗，你赢了，但是 this is not worth being proud of。

我真的不明白，凭啥其他地方的典故都是在谁在这儿喝过茶下过棋总之是干过一些很体面的事儿，到了我们房山就是在这儿撒过野尿？操了，你们把房山当什么了？当-什-么-了！

嗯我喝口水冷静一下。

对了，你们知道房山唯一的文化输出是什么吗，是长阳音乐节，顾名思义，长阳音乐节是在长阳举办的，而长阳是房山的一个地方，Hebe来过长阳音乐节，陈绮贞来过长阳音乐节，每到夏天，城里的文艺青年会乌央乌央地涌入长阳音乐节。

每个房山孩子都梦寐以求想去长阳音乐节当一次志愿者，因为那是我们为为数不多能用房山人的身份认同参与的文化活

动，我们翘首以盼，我们急不可耐，我们骄傲的带上长阳音乐节的志愿者吊牌，但很快，我们发现，原来这个文化活动的本质，就是在所有人离开房山之后捡拾丢在草地上的安全套。是的，this is how you pay back 房山孩子。

啊对了，我们房山还有英文名，我原来以为我们这个地方这么悲伤，英文名叫 Twin peaks 都不过分吧，可我们的官方英文名却叫 **Fun hill**，fun=房，谐音梗真他妈是全世界最不人道的发明，what's the fucking fun part of 我们房山！？

嗯我再喝口水冷静一下。

好了，回到开头的故事，那个在厨房里洗几把的男孩，我们已经分手了。他山东人，而且在山东某些地区女人吃饭不能上大桌这不是一个 joke。我有时候会想，平行世界里的我是不是已经嫁到山东、现在正一边儿蹲厨房拌凉菜、一边儿对外面亲戚窃窃私语我屁股小生不出儿子这件事儿耿耿于怀呢？我不知道，我没嫁过去，所以山东媳妇只能成为一个未竟的象征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我更好奇的是，我前男友的父老乡亲们会对他曾在北京群租房里的厨房里洗鸡巴这事儿咋评价，会不会觉得他 somehow 背叛了山东，背叛了儒家精神？

但那是他必须要做的，否则那天晚上我不可能爽到，我的意思是，他必须背叛山东，我必须背叛 Funhill，故乡就是用来背叛的，有时候我们必须通过背叛故乡，来为其扩充新的含义。

谢谢大家，我是蔡菜，and i am always on my way betraying Henan and Funhill，谢谢今晚，我爱你们。

